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選卷十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五百二十九 集部

文選卷十

梁 昭明太子 蕭統 編

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註

紀行下

西征賦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岳為長安令作西征賦述行歷論所經人物山水也

潘安仁 善曰岳滎陽中牟人晉惠元康二年岳因行役之感而作此賦岳家在鞏縣東故言西征 向曰岳述所歷古迹美惡勸戒焉

歲次玄枵許喬月旅蕤賓丙丁統日乙未御辰善曰岳傷弱子序曰元康二年五月余之長安以歷推之元康二年歲在壬子乙未五月十八日也爾雅曰太歲在子曰困敦左氏傳梓慎曰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杜預曰歲星也玄枵在子虛危之次也然玄枵歲星所歷困敦太歲所次今論太歲而曰玄枵疑誤也鄭玄周禮注曰旅猶處也禮記曰仲夏之月律中蕤賓鄭玄曰中猶應也仲夏氣至則蕤賓律應也呂氏春秋曰仲夏其日丙丁高誘曰丙丁火日也然夏為火德故以丙丁統夏也左氏傳云日月之會是謂辰故以配日杜預曰一歲日月十二會所會謂之辰配日謂子丑配甲乙也然其日值乙未也鄭玄禮記注曰御猶主也銑曰旅亦次也乙未則岳行之辰餘同善注潘子憑軾西征自京徂秦善曰潘子岳自謂也馮行揚節賦曰馮子耕於酈山之阿左傳楚子玉謂晉侯曰君憑軾而觀

之爾雅曰徂往也　濟曰軾車上衡木京東京也秦長安也迺喟然五臣本有而字歎曰古往今來邈矣悠哉寥廓忽怳虛往善本作怳化一氣而甄吉延三才善曰論語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寥廓忽怳未分之貌也鵩鳥賦曰寥廓忽荒列子曰太易者未見氣也易變而為一又曰一者形變之始也輕清者上為天重濁者下為地冲和之氣者為人張湛曰所謂易者窈冥惚怳不可變也一氣恃之而作化故寄名變耳如漙漢書注曰陶人作瓦器謂之甄周易曰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良曰言久遠也喟歎聲翰曰甄成也寥廓忽怳謂天地未開焉一氣其後化此一氣分成三才也此三才者天地人道唯生與位謂之大寶善曰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言人之生獨貴在位　向同善注生有脩短之命

位有通塞之遇鬼神莫之善本作能要聖智弗能豫善曰東征賦曰脩短之運愚智同通塞猶窮達也班固覽海賦曰運之脩短不豫期也良曰鬼神聖智尚不能要豫此事不可究知也當休明之盛世兮託菲薄之陋質善曰左氏傳王孫滿曰德之休明楚辭曰質菲薄而無由馬融論語注曰菲薄也濟曰休明盛代謂晉也菲薄陋質岳自謙也納旌弓於鉉台讚庶績於帝室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岳弱冠辟太尉府掾孟子曰夫招士以旂大夫以旌左氏傳陳敬仲曰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周易曰鼎金鉉鄭玄曰金鉉喻明道能舉君之官職也鄭玄尚書注曰鼎三公象也春秋漢含孳曰三公在天法三台也尚書曰庶績其凝應劭漢官儀曰帝室猶言王室者也銑曰納招也鉉台謂三公也時賈充為太尉辟岳為府掾故讚衆官之功於帝之室庶衆績功

也

嗟鄙夫之常累五臣本有兮固既得而患失無柳季之直道佐士師而一黜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岳遷廷尉平為公事免官論語子曰鄙夫不可與事君其未得之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翰曰岳稱鄙夫謙也懷常人之心是以有累且復見用又患失之向曰柳下惠為士師三黜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季惠字也岳遷廷尉平為公事免官故云無此直道而有此一黜也

武皇忽其升遐八音遏於四海善曰臧榮緒晉書武紀曰帝諱炎字安世崩諡曰武禮記曰天王崩告喪曰天王登遐尚書曰帝乃徂落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孔安國尚書傳曰遏絕密靜也良曰武皇晉武帝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之音天子寢於諒闇兮百官聽於冢宰善曰臧榮緒晉書惠紀曰帝諱衷字正度武帝崩太子即皇帝位禮記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

干寶晉紀曰楊駿為太傅百官總已以聽於駿 尚書曰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 濟同善注 彼負荷之殊重兮雖伊周其猶殆 善曰左氏傳曰子產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爾雅曰殆危也 向曰謂楊駿以人臣位而負荷帝王之重任雖伊尹周公尚猶危殆況駿不任事者乎夫伊尹相太甲致桐宮之師周公輔成王有流言之謗此二人尚爾於駿可知也 窺七貴於漢庭譸 五臣本作疇 一姓之或在 善曰庚亮表曰向使西京七族皆非姻黨縱不悉全決不盡敗聲類曰譸亦疇字也爾雅曰疇誰也 翰曰漢庭七貴呂霍上官丁趙傅王並后族也皆權重受誅無一姓在者今駿居此重任是取戮之地 無危明以安位秖居逼以示專陷亂逆以受戮匪降禍之自天 善曰言無見危之明以安其位秖為逼主以示己專也干寶晉紀曰駿被

誅禮記曰明於順然後能守危鄭玄曰能守自危之道周易曰危者安其位者也毛詩曰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銑曰危高也言驗既無高明之道以安重位但以勢逼於上示其專權也濟曰驗既專己是自陷於亂逆之地以受戮非天降禍及之也孔隨時以行藏遽與國而舒卷苟蔽微以繆五臣本作謬章五臣本作彰患過辟四亦之未遠善曰言孔遽有知微知章之鑒故隨否泰而行藏與治亂而舒卷中庸之流苟蔽繆於斯術故患此過常之辟未遠其身也周易曰隨時之義大矣哉論語子謂顏回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又曰君子哉遽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周易注曰君子知微謂幽昧知章謂明顯也爾雅曰辟罪未遠不離其身也良曰易曰君子知微知彰岳為驗主簿故自歎不學孔丘行藏遽伯玉舒卷乃蔽於深微謬於彰明咎過患難及於我

躬固不遠也辟猶及也悟山潛之逸士卓長往而不反善曰班固漢書贊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向曰既罹患難方悟山中潛遁之士卓然長往之道為美也陋吾人之拘攣力全飄萍浮而蓬轉善曰言已闕行藏之明而有蔽繆之累故悟山潛之為是陋拘攣之實非謝承後漢書鄭玄戒子書曰黃巾為害萍浮南北東觀漢記太史官曰票駭蓬轉因遇際會銑曰吾人岳自謂岳自陋薄其身拘攣於名位竟如浮萍轉蓬無所止託也寮位儡郎罪其隆替名節漼比會以隳落危素卵之累㲉苦角切甚玄鷰之巢幕心戰懼以兢悚如臨深而履薄善曰說文曰儡壞敗之貌洛罪切漼亦壞貌七罪切說苑曰晉靈公造九層臺孫息聞之求見曰臣能累十二博棊加九雞子其上公命作之孫息以棊子致下加

九難子於其上靈公曰危哉孫息曰是不危復有危於此者九層之臺三年不成鄰國將欲興兵社稷亡滅君欲何望公即壞臺左氏傳吳公子札曰夫子在此猶鷰巢幕上也杜預曰夫子孫文子也毛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翰曰寮官偪壞准毀隳廢也謂誅駿之時岳免主簿 濟曰殼亦卵也

夕獲歸於都外宵未中而難作 善曰王隱晉書曰潘岳為楊駿府主簿駿被誅日岳取急對人未振代夷三族 良曰楚王瑋夜誅駿夷三族此夕岳歸家而免於難

匪擇木以棲集尠 五臣本作鮮 林焚而鳥存 善曰魏都賦曰栖者擇木春秋左氏傳曰鳥則擇木爾雅曰尠寡也 向曰自喻為駿主簿猶鳥不擇木而棲其林見焚則存者鮮矣駿且被誅如我之獲全萬無一也

遭千載之嘉會皇合德於乾坤 善曰聖主得賢臣頌曰上下懽然交欣千載一會周易曰

亨者嘉之會也乾坤天地張超宣尼頌曰合量乾坤周易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濟曰千年一聖我今遭遇之謂我皇德合天地者也此為嘉會

弛秋霜之嚴威流春澤之渥恩

善曰韋昭漢書注曰弛廢也荀悅申鑒曰人主怒如秋霜漢書孫寶勅侯文曰今鷹隼始擊當從天氣取姦惡以成嚴霜之威古今長歌行曰陽春布德澤萬物生光輝洞簫賦曰蒙聖主之渥恩 銑曰渥厚也言不誅我也

甄大義以明責反初服於私門

善曰宋均尚書緯注曰甄表也楚辭曰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修吾初服戰國策蘇子說魏王曰破公家而成私門 濟曰使我免官歸家復布衣表大義示責而已君恩之深也

皇鑒揆余之忠誠俄命余以末班

善曰末班謂長安令也楚辭曰皇鑒揆余於初度何休公羊傳注曰俄者須臾之間 良曰言我皇揆度我忠誠俄而命我從

末班也牧五臣本作枚疲人於西夏攜老幼而入關善曰周禮曰以嘉石平疲民陳思王述征賦曰恨西夏之不綱戰國策曰薛人攜老幼迎孟嘗君道中 向曰西夏長安也使我牧養疲弊之人於此我亦扶攜與尊卑俱入於關丘去魯而顧歎季過沛而涕零伊故鄉之可懷疚聖達之幽情善曰韓詩外傳曰孔子去魯遲遲乎其行也漢書曰上過沛留置酒沛宮乃起舞忼慷傷懷泣下數行謂沛父老曰遊子悲故鄉爾雅曰疚病也舞賦曰幽情形而外揚 翰曰丘孔丘也孔子去魯之衛歎曰歸歟季漢高祖高祖過沛置酒泣下信惟故鄉可戀所以能傷聖賢之情也疚猶傷也矧匹夫之安土邈投身於鎬京善曰爾雅曰矧況也漢書元帝詔曰安土重遷黎人之性毛詩序曰王居鎬京 銑曰況我匹夫安於舊土之人適於長安者能不

惻傷矧況也鎬京長安也猶犬馬之戀主竊託慕於闕庭善曰曹植責躬表曰不勝犬馬戀主之情東都主人曰闕庭神麗　良曰闕庭天子之庭眷鞏洛而掩涕思纏緜於墳塋善曰河南郡圖經曰潘岳父家鞏縣西南三十五里楚辭曰長太息以掩涕張升與任彥堅書曰纏緜思好庶蹈高蹤漢書音義如淳曰塋家田也音營　翰曰鞏洛二縣名岳家墳塋在此爾五臣本作余乃越平樂過街郵尤秣馬皐門稅駕西周濟曰平樂觀名街郵亭名皐門周故門名西周河南縣秣粟稅息也善曰平樂館名鄙善長水經注曰梓澤西有一原古舊亭處即街郵也石卷瀆口高三丈謂之皐門橋左氏傳曰秣馬厲兵毛萇詩曰秣粟也韓子曰衛靈公至濮水之上稅馬而牧法言曰仲尼之駕稅矣李軌曰稅舍也失稅反西周見下注解遠矣姬德興自

高辛思文后稷厥初生民率西水滸古忽化流岐豳祚隆昌發舊邦惟新向曰歎周德其來遠矣帝嚳高辛氏也其後生稷為周祖為生人之始也后稷之子不窋居於豳豳人慕德至古公亶甫自豳遷于岐岐人亦慕德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昌文王名發武王名言周之祚崇盛自此二王也言后稷以來其國是舊及文王受命更惟新也 善曰左氏傳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史記曰帝俈高辛者黃帝曾孫也姜嫄為帝嚳元妃生棄號曰后稷別姓姬氏毛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曰厥初生民時維姜嫄又曰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史記曰后稷之孫慶節立國於邠後古公為戎狄攻之遂去邠止於岐下公季卒子昌立曰文王文王崩太子發立是為武王毛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佶與嚳同邠與豳同旋牧野而歷茲愈守柔

以執競良曰武王克殷於牧野而歸洛邑猶守柔道以保競彊執猶保也 善曰尚書曰武王與受戰
于牧野茲此也謂北周也北征賦曰䠞遲遲兮歷茲老子曰守柔曰強毛詩曰執競武王無競惟烈鄭玄曰競
強也能道者唯有武王爾夜申旦而不寐憂天保之未定銑曰武王望商邑于
周自夜不寐言未定天保何暇寐乎保位也 善曰楚辭曰獨申旦而不寐史記曰武王望商邑至于周自夜
不寐周公旦曰曷為不寐 王曰我未定天保何暇寐也惟泰山其猶危祀八百而
餘慶濟曰武王既克殷安如泰山猶以為危戒懼善曰言武王基雖有無已故使子孫相繼八百餘年享
其福也泰山之固尚以為危故能載祀八百猶有餘慶也郭璞爾雅注曰惟發語辭也戰國策呂不韋曰周凡
三十七王八百六十七年然今言八百舉全數 五臣也周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 濟曰同善注 鑒本作

覽

亡王之驕淫竄南巢以投命坐積薪以待然方指日而比盛善曰言武王居安而慮危而桀處險而逾泰也尚書曰成湯放桀於南巢范曄後書趙壹曰奚異涉海之失柂坐積薪而待然尚書大傳曰伊尹入吉於王曰大命之去有日矣王曰天之有日猶吾之有人日有亡哉日亡吾亦亡鄭玄曰自比於天言常在也比於日言去復來也　向曰亡王桀也驕淫無道湯伐敗之而竄於南巢之地其無道驕淫以取滅亡亦猶坐積薪之上縱火於下其然可立待也而猶自比於日云日豈可亡乎曰亡吾乃亡矣

人度量之乖舛何相越之遼迥善曰人謂武王與桀也安危異情故曰乖舛也喻巴蜀檄曰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乖舛不齊也爾雅曰迥遠也今協韻為呼暝切　翰曰武王戒懼而獲安夏桀驕淫而取亡度量不同相去遼遠

考土中于五臣本作於斯

文選

邑成建都而營築既定鼎于郟鄏遂鑚龜而啟繇音胄善曰尚書曰成王欲宅洛邑周公曰王來紹上帝自復于土中毛詩曰考卜惟王鄭玄曰考稽也東都主人曰建都河洛左氏傳曰王孫滿曰成王定鼎於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杜預左氏傳注曰繇卜兆辭也　銑曰土中定地之中斯邑河南縣也言我至此考其地中及建都營築之始蓋成王定鼎於郟鄏即此王城也鑚龜啟卜謂周公卜代於此也平失道而來遷繄二國而是祐善曰史記曰平王東遷于雒邑二國晉鄭也左氏傳桓公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杜預左氏傳注曰繄語助也　良同善注言平王遭犬戎難而東遷依于晉鄭豈時王之無僻賴先哲以長懋善曰言周末之王豈無邪僻之行但賴前聖之德所以長茂也左傳韓厥曰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僻王賴前哲

以免也漢書策詔曰大禹能亡失德夏以長懋說文曰懋盛貌　翰同善注望圉北之兩門

感虢鄭之納惠討子頹之樂禍尤闕西之效戾善曰同濟注包咸論語注曰尤過也爾雅曰戾罪也　濟曰姚姬嬖于周莊王生子頹有寵及惠王即位衛師燕師伐周立子頹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鄭伯聞之見虢叔曰今王子頹歌舞不倦樂禍也盍納王乎虢公曰寡人之願也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子頹鄭伯享王於闕西辟樂備原伯曰鄭伯效尤其亦有咎也

重戮帶以定襄弘大順以霸世善曰左氏傳曰太叔帶以狄師伐周襄王出適鄭晉侯逆王王入于城取太叔於溫殺之鄭玄毛詩箋曰弘廣也　良曰重晉文公重耳王子帶周襄王庶弟因寵篡位文公討之而襄王定位弘順殺逆以霸其代

靈壅五臣本作擁川以止鬬晉

演義以獻說善曰國語曰靈王二十二年穀洛二水鬬賈逵曰鬬者兩會似於鬬小雅曰演廣遠
也濟曰將毀王宮王欲擁之太子晉諫曰不可晉聞長人者不隳山防川今吾執政實有所僻而禍夫三川
之神故云演義獻說也咨景悼以迄丏古大政凌遲而彌季俾庶朝
之構五臣本作遘逆歷兩王而干位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咨嗟也左氏傳曰王子
朝有寵於景王王崩子朝因舊官之喪職秩者以作亂
單子逆悼王於莊宮以歸子朝奔京王子猛卒敬王即
位王子朝入于尹劉子以王如劉王子朝入於王城單
子如晉告急晉智躒帥師納王子朝奔楚王人殺子朝
于楚杜預曰悼王子猛也敬王子猛母弟子丏也賈逵
國語注曰子朝景王之長庶子也爾雅曰迄至也呼乞
切毛詩序曰禮義凌遲左氏傳晏子曰此季世也毛詩
曰我日構禍毛萇曰構成也左氏傳衛彪奚曰魏子干

位以令大事銑曰子朝再作亂丐敬王名言周德之衰自此彌甚子朝庶子故云庶朝與悼王敬王爭位故云歷兩王而干位也踰十葉以逮赧女板邦分崩而為二竟橫噬於虎口輸文武之神器善曰史記曰景王崩子悼王立崩弟敬王立崩子元王立崩子定王立崩子哀王立弟殺哀王立為思王弟殺思王自立為考王崩子威烈王立崩子安王立崩子烈王立崩弟立為顯王崩子慎靚王立崩子赧王立東西周分治王赧徙都西周初考王封其弟于河南桓公卒威公立卒子惠公立乃封其少子于鞏以奉王號東周惠公秦莊襄王滅東西周爾雅曰逮及也論語子曰邦分崩離析虎口喻秦也漢書曰秦二世拜叔孫通為博士通出曰我幾不免虎口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濟曰葉代也餘同善注溧孝水而濯纓嘉善名而善作美而在茲善曰字林

曰孝水在河南郡酈元曰在河南城西十餘里楚辭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我纓毛萇詩傳曰濯滌也翰曰孝水水名岳嘉美其名潔其身濯其纓纓冠纓也天赤子於新安坎路側而瘞之亭有千秋之號子無七旬之期雖勉勵於延吳實潛善本作潛慟予余慈善曰傷弱子序曰三月壬寅弱子生五月之長安壬寅次于新安之千秋亭甲辰而弱子夭乙巳瘞于亭東廣雅曰夭折也書曰若保赤子書曰瘞埋也猗例切戰國策以吳為吾濟曰岳子死于新安縣千秋亭瘞之於路側岳子生六十日而死故云無七旬之期延陵季子適齊子死葬嬴博之間深不及泉魏有東門吳子死不憂人怪問之曰吾無子時不憂今子死乃與無子時同吾何憂也岳言雖勉勵於此人為父之慈能無哀慟乎眄山川以懷古悵攬轡於中塗虐項氏

之肆暴坑降卒之無辜激秦人以歸德成劉后之來蘇事洄回沇允而好還卒宗滅而身屠善曰東都賦曰慨長思而懷古楚辭曰攬騑轡而下節杜預左氏傳注曰肆極也史記曰章邯降項王秦吏卒多竊言曰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能秦必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聞其計以告項羽於是楚軍夜擊坑秦卒二十餘萬新安城南後羽敗垓下至烏江自剄尚書曰后來其蘇韓詩曰謀猷回沇薛君曰回邪僻也老子曰其事好還　良曰言卒無辜而坑是激厲秦人使歸德於高祖洄沇邪僻也好還猶不定言羽邪僻其情不定卒敗於烏江宗族皆滅身見屠戮也

經澠池而長想停余車而不進善曰漢書弘農郡有澠池縣舞賦曰遠思長想　翰曰想藺相如之風也秦虎狼之彊國趙侵弱之餘燼超入險而

高會杖命世之英藺恥東瑟之偏鼓提西缶而接刃辱十城之虛壽奄咸陽以取儁善曰戰國策楚王曰秦虎狼之國也左氏傳齊賓媚人曰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杜預曰燼火餘之木也左傳曰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命世者廣雅曰命名也李陵書曰命世之才爾雅曰盎謂之缶呂氏春秋曰兵不接刃而人人服化說文曰奄覆也取儁自取雄儁也向曰秦彊暴猶虎狼也趙被侵弱猶火之燼勢既不敵又相會於澠池是入險也秦趙既會秦王曰寡人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乃鼓瑟秦御史記曰某年某月日秦王與趙王會為之鼓瑟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喜為秦聲請奏缶缶瓦器可擊以為曲秦王怒不許相如曰五步之內請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叱之皆靡秦王不懌為擊缶秦之羣臣請以趙十五城為秦王

壽相如亦曰請以秦咸陽為趙王壽秦王遂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亦不敢動既罷歸趙王以相如大功拜為上卿

出申威於河外何猛氣之咆蒲包勃入屈節於廉公若四體之無骨

善曰河外謂之澠池史記曰秦王使使告趙王為好會於西河外澠池咆勃怒貌也荀悅申鑒曰高祖申威於秦項宋玉笛賦曰悲猛氣兮飄疾家語子夏曰今夫子欲屈節以救父母之國論語丈人曰四體不勤尸子曰徐偃王有筋而無骨濟曰廉頗曰我為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為勞而位居我上我見必辱之相如望見頗則引車而避匿其舍人曰臣以委質事公者以慕高義也今廉將軍宣惡言而君避之恐懼何甚庸人尚羞之況將軍乎相如止之曰夫秦不敢加兵於趙者以我兩人故也兩虎共鬬其勢不俱生吾所以先國家之急後私讎也此為屈節也無骨言柔弱之甚也

處

智勇之淵偉方鄙吝之忿悁涓雖改日而易歲無等級以寄言善曰智勇相如也忿悁頗也言以相如之比廉頗雖以一日之促方一歲之永猶未足以寄言言相去遠也太史公曰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范睢後漢書陳蕃曰鄙吝之萌復存乎心戰國策張儀曰秦忿悁含怒之日久良曰淵偉深大也忿悁躁怒也當光武之蒙塵致王誅于五臣本作於赤眉與奉辭以伐罪初垂翅於迴谿五臣本作溪不尤眚以掩德終奮翼而高揮建佐命之元勲振皇綱而更維善曰東觀漢記曰馮異字公孫拜為征西將軍與赤眉相距上命諸將士屯澠池為赤眉所乘反走上迴谿阪異復合兵追擊大破之殽底璽書勞異曰垂翅迴谿奮翼澠池左氏傳臧文仲曰天子蒙塵於外東都賦曰天

人致誅東觀漢記樊崇欲與王莽戰恐其衆與莽兵亂乃皆朱其眉以相識別由是號曰赤眉尚書曰奉辭伐罪左傳曰吾不以一眚掩大德西京賦曰遊鷸高翬薛綜曰翬飛也揮與翬古字通李陵報蘇武書曰其餘佐命立功之士谷賓戲曰廓帝紘恢皇綱鄭玄周禮注曰維猶連結之

登崤坂之威夷仰崇嶺之嵯峩善曰韓詩曰周道威夷薛君曰威夷險也上林賦曰嵯峨嶕嶫濟曰崤山名威夷長遠貌崇高也嵯峩高貌

臯託善本作記墳於南陵文違風於北阿蹇哭孟以審敗襄墨縗崔而善本作以授戈曾隻輪之不反緤薛三帥以濟河善曰左氏傳曰秦穆公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襲鄭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臯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也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秦師還

晉文公子墨縗經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文嬴請三帥公許之杜預曰公未葬故襄公稱子公羊傳曰晉人敗秦師於殽匹馬隻輪無反者　向曰綷擊也濟河晉軍歸也墨縗若今起復也

值庸主之矜愎_{皮逼反}殆肆戮於朝市任好綽其餘裕獨引過以歸己明三敗而不黜卒陵晉以雪恥豈虛名之可立良致霸其有以

善曰言若值庸主矜而愎諫殆戮三帥陳之市朝而賴任好綽然寬裕故直引過而歸諸己　爾雅曰庸常也鄭玄禮記注曰矜自尊大也左氏傳曰慶鄭曰愎諫違卜杜預曰愎戾也論語子服景伯曰吾力猶能肆諸市朝鄭玄曰陳其尸曰肆史記秦穆公曰任好孟子曰吾進退豈不綽然有餘裕哉左氏傳曰秦伯不廢孟明曰孤之罪也又曰孟明視伐晉侯禦之秦師敗績又曰秦伯伐晉取王官及郊

晉人不出然止二敗言三未詳史記秦穆公謂三將曰子其悉雪恥又曰穆公遂霸西戎古詩曰虛名復何益楚辭曰名不可以偽立毛詩曰何其久也必有以也鄭玄曰必以有功德也卒或為雜非也　翰曰愎狠肆捨也任好穆公名言蹇叔之哭師若值庸主自矜狠戾豈能捨蹇叔朝市之刑戮殆必殺之也穆公綽然有寬裕之德但引過於已而三帥凡三敗秦師公不黜責後竟敗晉以雪恥也穆公為霸主固非虛名有此所以降

曲崤而憐虢託與國於亡虞貪誘賂以責鄰五臣作憐不及臘而就拘垂棘反於故府屈產服于晉輿德不建五臣作逮而民無援仲雍之祀忽諸善曰劉澄之地理書曰有有紀石或謂石有如淳漢書注曰相與友善為與國與黨與也左氏傳曰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虞公許之宮之

奇曰虞不臘矣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還館於虞遂襲虞滅之穀梁傳曰後晉舉虞荀息牽馬操璧而前曰璧猶是馬齒加長矣燕丹子夏扶曰馬無服輿之伎則未可與決良左氏傳曰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皐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人之無援哀哉杜預曰忽然而亡也史記曰武王求仲雍之後得虞仲封於周之北故夏墟之地　良曰曲峭地名屬於虢也虢虞相託為與國虞乃背虢　尋而取亡虞也晉獻公還師而滅虞曽不得至臘月璧馬皆歸故曰反故府服晉輿也傷憐其貪賂取亡矣仲雍之後忽然絶祀由道德不逮人不援也

我徂安陽言陟陜郛行乎漫瀆之口憩乎曹陽之墟　善曰漢書弘農郡有陜縣酈善長水經注曰橐水出橐山北流出谷謂之漫澗與安陽溪水合又西經陜縣故城南又合一水謂之瀆谷水漫澗水北有逆旅亭謂之漫谷客舍弘農郡圖經曰曹陽桃林縣東十二里也　濟曰

陝地名郟郭也漫瀆澗水名曹陽亭名美哉邈乎茲土之舊也固乃周邵之所分二南之所交麟趾信於關雎騶虞應乎鵲巢善曰公羊傳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毛詩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也故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　銑曰邈遠也餘同善注懸五臣本作懸漢氏之剝亂朝流亡以離析卓滔天以大滌劫宮廟而遷迹五臣本作跡俾萬乘之盛尊降遙思於征役顧請旋於僱五臣作傕昔角切汎敷劒既獲許而中愓追皇駕而驟戰望玉輅而縱鏑善曰魏志曰董卓字仲穎隴西人為相國卓以山東豪傑並起乃徙天子都長安燔

燒洛陽宫室卓至西京吕布誅卓卓將李傕郭汜擅朝政傕質天子於營傕將楊奉叛傕傕衆稍衰天子乃得出至新豐楊奉董承以天子還洛陽傕汜悔遣天子復相與追及天子於弘農之曹陽大戰奉兵敗左氏傳子朝曰單旗劉狄剥亂天下毛詩曰民卒流亡論語子曰邦分崩離析孔安國尚書傳曰滌除也左氏傳晉趙括謂楚曰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淮南子曰雖有盛尊之親說苑曰吳王欲從民飲伍子胥曰昔白龍下清泠之淵化為魚豫且射中目白龍不化豫且不射君今弃萬乘之位而從於臣恐有豫且之患萬乘天子也向曰鏑箭也王輅天子車也痛百寮之勤王咸畢力以致死分身首於鋒刃洞胷腋以流矢有褰裳以投岸或攘袂以赴水傷桴檝五臣本作楫之褊小撮倉括舟中而五臣本作之掬指善曰華嶠

後漢書曰李傕等大戰弘農百官士卒死者不可勝數董承率衆擊傕大破之乘輿乃得進承先具舟船帝以絹挽而下餘人匍匐岸側或自投死范曄後漢書獻帝下登船諸不得渡者皆爭攀船船上人刃櫟其指舟中之指可掬左氏傳狐偃曰求諸侯莫如勤王東觀漢記太史曰忠臣畢力尉繚子曰未有不能得其力而致其死北征賦曰首身分而不瘞子虛賦曰洞胷達腋禮記曰流矢在白肉毛詩曰褰裳涉洧又曰攘袂而興左氏傳曰晉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 翰曰桴舟也楫棹也言百官勤王事盡命死戰竟以力屈而敗攘袖褰裳投岸赴水死已殆盡天子纔得濟河舟棹褊少攀附者衆恐其沈没皆斬其手舟中之指可掬而掇也洞通也

升曲沃而惆悵惜兆亂而兄替 音鐵叶韻 枝末大而本 五臣本作折 披 普彼 都偶國而禍結 善曰左氏傳曰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

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師服曰今君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復封桓叔于曲沃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天子建國諸侯立家今晉甸侯也本既弱矣其能久乎後曲沃莊伯伐翼殺孝侯曲沃武公伐翼獲翼侯然孝侯仇之後也莊伯武公桓叔成師之後也翼晉都也曲沃在河東聞喜縣酈善長水經注曰春秋晉使詹嘉守桃林之塞處此以備秦時以曲沃之官守之故有曲沃之名然此曲沃在西因彼曲沃而得名今因名而説彼楚辭曰惆悵而私自憐爾雅曰替廢也左氏傳申無宇曰末大必折漢書曰田蚡曰枝大於榦脛大於股不折必披或云枝本大而末披左氏傳宰伯曰大都偶國亂之本也　良曰曲沃地名此若樹木大其本必折封邑大其國必危

曹呉而成節何莊武之無恥五臣本**從**作徒**利開而義閉**并滅

反善曰左氏傳曰吳子諸樊將立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不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楚辭注曰委弃也范曄後漢書李固奏記梁商曰夫義路閉則利門開利門開則義路閉　良曰季札委弃曹吳若此高厲莊伯武公伐滅兄弟無愧恥此開利閉義者耳相去何其懸絕

躡函谷之重阻

看天險之衿帶跡諸侯之勇怯筭嬴氏之利害善曰廣雅曰躡履也戰國策蘇秦曰秦東有殽函之固鹽鐵論曰秦左殽函鸚鵡賦曰崎嶇重阻周易曰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李尤函谷關銘曰衿帶咽喉聲類曰衿衣交領也孫卿子曰勇怯之勢也　翰曰函谷關也實天與之高險衿帶之地覽六國諸侯勇怯之跡筭秦嬴攻守之利害

或開關以延敵競遁逃

以奔竄 善曰言其利也過秦論曰諸侯以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遁逃而不敢進也 向曰諸侯數為秦所敗乃開關以待諸侯諸侯奔竄而不敢進此秦利之時諸侯怯也 有噤渠門而莫啟不窺兵於山外 善曰言其害也戰國策范蔭雎謂秦王曰秦今反閉關而不敢窺兵於山東者穰侯為國謀不忠大王計有所失也楚辭曰噤閉而不言然噤亦閉也 良曰蘇秦既約諸侯為從秦閉關而排諸侯不敢窺於山外此秦害之時諸侯勇也 連雞互而不栖小國合而成大 善曰言小國異乎連雞也戰國策秦惠王謂寒泉子曰蘇秦約于諸侯諸侯之不可一猶連雞之不能俱止棲亦明矣 濟曰言諸侯心力不齊若連雞之不能俱止栖也心力或齊雖小弱之國亦能相合成其彊大此皆一時之事也 豈地勢之安危信人事之否泰 善曰言峭

函之險未嘗暫改或開關延敵或噤門莫啟明此不徒
在地勢亦由在人也湯曰吾欲因其地勢所有而敵之
否泰周易二卦名也周易曰泰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否
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良曰若此則否泰皆由乎人安
危不在於地漢六葉五臣本作世而拓土洛畿縣弘農而遠關善曰六葉
武帝也難蜀父老曰德茂存乎六世應劭漢書注曰拓
廣也漢書元鼎三年徙函谷關於新安以故關為弘農
縣也翰曰開拓王畿餘同善注厭紫極之閑敞甘微行以遊盤長傲
賔於柏谷妻覩貌而獻餐疇匹婦其已泰胡厥夫之謬善本作繆
官善曰曹植上表曰情注于皇居心在乎紫極南都賦曰體爽塏以閑敞蒼頡篇曰敞高顯也漢
武帝故事曰帝即位為微行嘗至柏谷夜投亭長宿亭長不納乃宿逆旅翁惡少年十餘人皆持弓矢刀劒令

主人嫗出遇客婦謂其翁曰吾觀此丈夫非常人也且有備不可圖也天寒嫗酌酒多與其夫夫醉嫗自縛其夫諸少年皆走嫗出謝客殺雞作食平旦上去還宫乃召逆旅夫妻見之賜嫗金千斤擢其夫為羽林郎疇猶訓也　向曰武帝名嫗夫為羽林郎故云謬官既甘微行是厭紫極也

昔明王之巡幸固清道而後往懼銜橜巨月之或變峻徒御以誅賞善曰東觀漢記曰西巡幸長安司馬相如上疏曰夫清道而後行猶時有銜橜之變漢書音義張揖曰銜勒也司馬彪莊子注曰騑馬口中長銜也毛詩曰徒御不驚　銑曰明王之行使先清道猶懼銜勒之間而有危變故峻法厚惠以誅賞徒御之人橜勸也

彼白龍之魚服挂豫且將余之密網輕帝重于五臣作於天下奚斯漸之可長善曰說苑曰吳王欲從民飲伍子胥曰昔白龍下清

泠之淵化為魚豫且射中目白龍不化豫且不射君今弃萬乘之位而從於臣恐有豫且之患此言先生責公子陰戒期門微行要屈萬乘天子也帝重帝位之重也言輕帝位之重於天下此乃陵上之漸何可長乎翰注同魚服魚形濟同善注

弔戾園於湖邑諒遭世之巫蠱古探隱伏於難明委讒賊之趙虜加顯戮於儲貳絕肌膚而不顧作歸來之悲臺徒望五臣有子字思其何補善曰漢書曰戾太子據與江充有隙會巫蠱事起充遂至太子宮掘得桐木人太子無以自明乃斬江充與丞相劉屈氂戰兵敗東至湖邑自縊而死車千秋訟太子冤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宣帝即位謚曰戾以湖邑閿鄉為戾園又太子罵充曰趙虜乃亂吾父子也蒼頡篇曰委任也尚書王曰弗廸有顯戮漢書䟽廣曰太子

國儲副君宋均元命苞注曰儲君副主言設以待之王命論曰高四皓之名刻肌膚之愛幽通賦曰雖覆醢其何補　良曰戾武帝太子也無罪而死園陵在湖邑故男之皆責武帝之詞岳言既加顯戮絕其肌膚為此亦何補也儲貳太子也紛吾既邁此全節五臣有兮字又繼之以盤桓問休牛之故林感徵名於桃園善曰言吾紛然行此全節之野又繼之以盤桓而不前楚辭曰紛吾乘兮玄雲北征賦曰紛吾去此舊都騑遲遲而歷茲爾雅曰邁行也全節即漢書全鳩里戾太子死處圖經曰全節閿鄉縣東十里鳩澗西廣雅曰盤桓不進也周易曰初九盤桓尚書武成曰放牛於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東征記曰全節地名其西名桃原古之桃林也　銑注同桃園則桃林也發閿文鄉而警策愬五臣作遡黃巷以濟潼眺華岳之陰崖覿高掌

之遺蹤 善曰漢書湖有閿鄉曹子建應詔詩曰僕夫警策鄭玄周禮注曰警勅戒之也薛綜西京賦注曰愬向也愬與遡古字同獻帝春秋曰興平二年十一月丙寅車駕東行到黄巷亭庚午到弘農述征記曰河自閿北東流水側有長坂謂之黄巷坂雍州圖經曰潼水在華陰縣界水經曰北流注河西京賦曰綴以二華巨靈贔屭高掌遠蹠以流河曲 濟注同言向坂行故警策也華岳北面有巨靈神掌跡故云陰崖眺視也

憶江使之反璧告亡期於祖龍 善曰史記曰秦始皇帝三十六年鄭使者從關東來至華陰之野有持璧與使者曰為我遺鎬池君因言曰明年祖龍死置璧而去忽不見始皇使人視璧乃二十八年渡江所沈璧也蘇林曰祖始也龍人君之象謂始皇也 向曰至此地而記憶其事

不語怪以徵異我 五臣本作吾 聞之於孔公 善同良注良曰孔子不語怪力亂神岳自止

其詞慍韓馬之大憝徒對阻關谷以稱亂善曰何晏論語注曰慍怒也魏志曰建安十六年關中諸將馬超韓遂等反超等屯潼關尚書曰元惡大憝孔安國曰憝惡也杜預左氏傳注曰阻恃也關谷潼關函谷也尚書曰敢行稱亂孔安國曰稱舉也濟同善注魏武赫以霆震奉義辭以伐叛彼雖衆其焉用故制勝於廟算善曰魏志曰曹公西征與超等夾關為戰大破之尚書曰奉辭伐罪左氏傳隨武子曰伐叛刑也柔服德也又屈完曰雖君之衆無所用之孫子曰水因地而制形兵因敵而制勝又曰夫未戰而廟勝得算之多者也　銑注同言彼雖衆曹公奉君命廟堂之算已勝之砰普耕揚桴以振塵繣呼麥瓦解而冰泮超遂遁而奔狄甲卒化為京觀善曰字書曰砰大聲也魏志曰韓遂馬超走涼州楚辭曰

揚桴兮柎鼓左氏傳曰援枹而鼓說文曰枹鼓椎也東觀漢記馮衍說吳漢曰得道之兵鼓不振塵鄭玄禮注曰振動也纑破聲也春秋運斗樞曰不能宣德天下瓦解漢書曰徐樂上書曰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當此之時安土樂俗之人衆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淮南子曰冰泮而農桑起左氏傳潘黨曰君盍收晉尸以為京觀杜預曰積尸封土其上謂之京觀向曰砰鼓聲也揚桴而鼓塵振天地纑然若瓦裂冰泮矣超遂走涼州故云奔狄其衆盡殺故為京觀也倦狹路之迫隘烏界軌崎嶇善本作踦嶇以低仰善曰倦極也司馬相如大人賦曰區中之隘陜廣雅曰踦傾側也翰曰言狹路崎嶇登頓故使車軌高低蹈秦郊而始闢豁爽塏以宏壯黃壤千里沃野彌望華實紛敷桑麻條暢善曰班固高紀述曰粵蹈秦郊尚書曰雍州厥

土惟黃壤杜篤論都賦曰沃野千里原隰彌望保植五穀桑麻條暢春秋文耀鉤曰春致其時華實乃榮洞簫賦曰摽紛敷以扶踈廣雅曰暢長也　濟曰蹈履也言自於山川迫隘之路至秦郊始開豁然　高明壯大彌望千里

邪界褒斜右濵汧牽隴善曰西都賦曰右界褒斜隴首之險長楊賦曰命右扶風發人西自褒斜梁州記曰萬石城泝漢上七里有褒谷南口曰褒北口曰斜長四百七十里西京賦曰隅闕華戎岐梁汧雍漢書汧山在扶風汧縣西鹽鐵論曰秦右隴阺漢書幸雍白麟歌曰朝隴首　良曰汧水名隴山名

寶雞前鳴甘泉後涌面終南而背雲陽跨平原而連

嶓波冡九嵕宗巀嶭太一巃洛孔嵸子孔切善曰漢書曰秦文公獲若石于陳倉坂城祠之其神光輝若流星從東方來集于祠城則若雄雉其聲殷殷野雞夜鳴以一太牢祠之名曰陳

寶薛綜曰甘泉山名應劭曰甘泉在馮翊雲陽縣漢書武功山有太一古文以為終南此賦下云太一明與終南別山西京賦曰於前則終南太一二山明矣漢書左馮翊有雲陽縣西京賦曰後則高陵平原又曰連崗乎嶓冢服虔曰巀嶭山名也孟康曰在池陽北顏監曰巀嶭即今謂嵳峩也郭璞曰龍嵸高峻貌也良曰陳倉有寶雞祠故云前鳴餘同善注

吐清風之飂聊戾納歸雲之鬱蓊善曰孔叢子孔子曰夫山者興吐風雲以通乎天地之間四子講德論曰虎嘯而風寥戾思玄賦曰憑歸雲而遐逝楚辭曰望谿谷兮滃鬱向曰言此山能吐風納雲也飂戾聲鬱蓊雲貌

南有玄灞素滻湯井溫谷北有清渭濁涇蘭池周曲善曰玄素水色也灞滻二水名也楚辭曰臨沅湘之玄淵又曰含素水而蒙深湯井溫湯也雍州圖曰溫湯在新豐縣界溫谷即溫泉也雍州圖曰溫泉在藍

田縣界毛萇詩傳曰涇渭相入而清濁異三輔黃圖曰蘭池觀在城外長安圖曰周氏曲咸陽縣東三十里今名周氏陂陂南一里漢有蘭池宮 銑同善注

浸決鄭白之渠漕引淮海之粟

善曰史記曰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罷無令東伐迺使水工鄭國間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抵瓠口為渠並北山東注洛溉潟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命曰鄭國渠又曰趙中大夫白公復奏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注渭溉田四千餘頃因曰白渠人得其饒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西都賦曰通溝大漕控引淮湖與海通波也 翰曰漕水運也

林茂有鄠戶之竹山挺藍田之玉

善曰西都賦曰商洛緣其隈鄠杜濱其足竹林果園芳草甘木漢書扶風有鄠縣西都賦曰藍田美玉范子計然曰玉英出藍田 濟同善注

班述陸海珍藏張敘神皐隩烏到

區此西賔所以言於東主安處所以聽於憑虛也可不謂然乎善曰西都賦曰陸海珍藏西京賦曰寔惟地之奥區神臯勁松彰於歲寒貞臣見於國危五臣本作危國入鄭都而抵紙掌義桓友之忠規竭股肱於昏主赴塗炭而不移世善職於司徒緇衣弊而改為善曰論語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史記曰鄭桓公友者周厲王少子也犬戎殺幽王於驪山下并殺桓公鄭人共立其子為武公戰國策曰蘇秦說趙王華屋之下抵掌而言皆談說之客也左氏傳荀息曰竭其股肱之力尚書帝曰臣作股肱又曰民墜塗炭毛詩序曰緇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為周司徒善于其職詩曰緇衣之宜兮弊予又改為兮向曰塗炭如布炭火於地而不避也鄭都

今鄭縣也抵撫也履犬戎之侵地疾幽后之詭惑舉偽烽以沮慾與衆淫嬖褒以縱慝土得軍敗戲水之上身死驪山之北赫赫宗周咸滅呼為亡國善曰史記宣王崩子幽王宮涅立幽王嬖愛褒姒竟廢申后及太子而以褒姒為后褒姒不好笑幽王為烽燧大鼓有寇至舉烽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悅之為數舉烽火其後不信諸侯益亦不至廢后之父申侯乃與西夷犬戎共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毛萇詩傳曰沮止也又曰慝邪也國語里革曰厲流于彘幽滅于戲毛詩曰赫赫宗周褒姒烕之翰曰詭詐沮驚也又有繼於此者異哉秦始皇之為君也傾天下以厚葬自開闢而未聞匠人勞而弗圖俾生埋以

報勤外離西楚之禍內受牧豎之焚善曰漢書劉向上疏曰秦始皇葬驪山之阿石槨為游館生埋工匠後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其後牧兒亡羊入其鑿中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藏槨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始皇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離牧豎之禍豈不哀哉尚書考靈耀曰天地開闢勞而不圖言匠人勞苦而不圖謀其賞生埋報勤謂及以生埋之事以報其功勤也　銑曰始皇葬驪山厚以珠玉工匠皆閉於中不圖其功勞而以此報其勤也語曰行無禮必自及此非其効歟善曰左氏傳君子曰志有之所謂行無禮必自及者也歟濟曰語曰謂或有此語也始皇無禮以此自及是其効也固乾坤以有親可久君子以厚德載物善曰周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

業又曰君子以厚德載物方論高祖之德故以乾坤為喻焉　良曰天地之心惟親有德使其長久君子以純厚之德載育萬物言高祖法此用心固能久長也觀夫漢高之興也非徒聰明神武豁呼達達大度而已也善曰漢書班固高紀述曰實天生德聰明神武漢書曰高祖仁愛意豁如也常有大度向曰非獨有此而已復有他美者也乃實慎終追舊篤誠款愛澤靡不漸恩無不逮率土且猶弗遺而況於隣里乎而況於卿士乎善本無而況於卿士乎六字于斯時也乃摹莫胡寫舊豐制造新邑故社易置枌榆遷立街衢如一庭宇相襲渾雞犬以善本作而亂放各識家而競入善曰論語曰慎終追遠左氏傳

季孫行父曰明允篤誠廣雅曰款誠也說苑晏子謂景公曰今君愛老而恩無不逮也三輔舊事曰太上皇不樂關中思慕鄉里高祖徙豐沛屠兒酤酒煮餅商人立為新豐西京雜記曰高祖既作新豐并徙舊社放犬羊雞鴨於通途亦競識其家孟子曰變置社稷趙岐曰更置立之漢書曰高祖禱豐枌榆社張晏曰枌白榆社右豐東北十五里尚書曰欲遷其社孔安國尚書傳曰襲因也渾胡本切　翰曰追舊謂造新豐也篤厚誠信靡無漸潤逮及也率土且如此而況卿士乎言皆偏也　向同善注

籍含怒於鴻門沛跼五臣作局蹐而來王范謀害而不善本作弗許陰授劍以約莊捀力刃白刃以萬舞危冬葉之待霜履虎尾而不噬寔要伯於子房樊抗憤以巵酒咀慈與彘肩以激揚善曰漢書曰項羽欲西入

闗聞沛公已定闗中大怒遂至戲於是饗士旦日合戰羽季父項伯素善張良夜馳見良具告事實良與項伯俱見沛公沛公曰吾豈敢反願伯明言不敢背徳沛公早自來謝沛公旦見羽鴻門因留沛公飲范增數目羽擊沛公羽不應范增起出謂項莊曰汝入以劒舞因擊沛公殺之不者女屬且為所虜莊拔劒起舞項伯亦起舞常翼蔽沛公周書武王曰吾含怒深矣毛詩曰謂天蓋髙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蹐尚書曰四夷來王毛詩曰莫敢不來王擕挺也周易曰履虎尾不咥人亨鄭玄注本為噬噬齧也音誓漢書曰樊噲聞事急乃持楯撞入項羽目之問之為誰張良曰沛公參乘樊噲項羽曰壯士賜之巵酒彘肩噲飲酒拔劒切肉食之項羽曰能復飲乎曰臣死且不辭豈特巵酒乎又谷永上疏曰賛命之臣靡不激揚也　翰曰擕挺蕩大也其危若首冬之葉待霜而隕猶履虎尾而不被噬者是張子房要項伯之力也

忽虵變而龍攄雄

霸上而高驤增遷怒而橫撞碎玉斗其何傷 善曰史記褚先生曰丈夫龍變傳曰蛇化為龍不變其文家化為國不變其姓漢書曰元年十月沛公至霸上鄒陽上書曰蛟龍驤首奮翼漢書曰沛公獻璧羽受之又獻玉斗於范增增怒撞其斗曰吾屬今為沛公虜矣論語曰不遷怒又曰何傷乎 銑曰言沛公忽虵變為龍舒申其體脫至霸上軍而心高舉也 而嬰胥古犬組於軹止塗投素車而肉袒 善曰蘇林曰軹亭名在長安城東十三里左氏傳曰鄭伯肉袒牽羊以迎杜預曰肉袒示服為臣僕也 濟曰沛公入關秦王子嬰素車白馬繫頸以組降軹道傍軹亭名胥繫也

疎飲餞於東都五臣本作門 畏極位之盛滿 善曰漢書曰疎廣字仲翁為太子太傅兄子受為少傅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官成名立不去懼有後悔遂上疏乞骸骨上皆

許之故人邑子為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蘇林曰長安東門也毛詩曰飲餞于禰毛萇曰祖而舍軷飲酒於其側曰餞漢書曰劉德妻死霍光欲以女妻之德不敢取畏盛滿也　良同善注

金墉鬱其萬雉峻崿魚餞峭以繩直　善曰西京賦曰横西洫而絶金墉又曰建金城之萬雉崿謂稜崿嶮貌也毛詩曰其繩則直毛萇曰言不失繩直之宜也　銑曰金墉長安城也崿峭高嶮貌

厎飲馬之陽橋踐宣平之清閾　音域　善曰爾雅曰厎至也長安圖曰漢時七里渠有飲馬橋夏侯嬰冢在橋南三里陽橋之陽也三輔黄圖曰長安東出北頭第一城門名宣平門清謂華而且清也　向同善注

都中雜遝　五臣本作沓　戶千人億華夷士女駢田　五臣本作闐　逼側展名京之初儀即新館而莅職勵疲鈍以臨朝勗自

彊而不息善曰長安舊都故曰名京潘子初臨故曰新館莅職謂蒞政也毛萇詩傳曰莅臨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勵勉也又曰勖勉也周易曰君子以自强不息　翰曰岳既入長安城見士女衆盛所以備其禮儀就公館臨其職也勵疲鈍岳自謙也欲以慕君子自彊不息耳即就也於是孟秋爰謝五臣作孟春受謝聽覽餘日巡省農功周行廬室街里蕭條邑居散逸營宇寺署肆廛五臣本作鄽管庫蕞藏外芮汭於城隅者百不處一五臣本作一處　善曰楚辭曰青春爰謝王逸曰謝去也上林賦曰聽覽餘閒舞賦曰餘日怡蕩言今之寺署蕞芮在於城隅方之昔時雖復百分不能處一也漢書曰劉向上疏曰項籍燔其宮室營宇風俗通曰今尚書御史謁者所止皆曰寺漢書百官表少府有諸僕射署鄭玄周禮注曰肆市中陳物處鄭

司農周禮注曰廛市中空地禮記曰管庫之士鄭玄曰管管鍵也庫物所藏也字林曰蕞聚貌也說文曰芮小貌處一或為一處非也　濟曰蕭條空曠貌散逸無人也蕞芮陋小貌時府寺市井之類皆毀廢有陋小者或在城之偏隅若舊有百處今纔存一處所謂尚冠脩成黃棘宣明建陽昌陰北煥南平皆夷漫滌蕩亡五臣作無其處而有其名善曰皆里名也漢書曰宣帝舍長安尚冠里又曰武帝同母姊金王孫女號脩成君餘未詳　翰同善注　向曰夷漫滌蕩平滅貌不知其處但有名而已爾乃階長樂登未央汎太液凌建章縈馺蘇合娑素可而款駘徒改盪轥五臣本作轥音藺枍計詣而轢歷承光徘徊桂宮惆悵柏梁善曰漢書武帝故事上起明光宮桂宮長樂宮皆輦道相

屬辛氏三秦記曰未央宮一名紫微宮然未央為總稱紫宮其中別名漢書曰建章宮其西則有唐中數十里其北沼太液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名曰太液又曰柏梁災越俗有火災復起宮必以大用勝厭之於是作建章宮漢武故事曰以香柏為之香聞數十里薛綜西京賦注曰駁娑駘盪枍詣承光皆臺名　濟曰縈繞款至也　良同善注言盡已毀壞故徘徊惆悵也鷩必滅雉雊善豆於臺陂狐兎窟於殿傍何黍苗之離離而余思之芒芒善曰鷩雉似山雞而小冠背毛黃腹下赤項綠色其性悍戾憋害飛走如風之猋也微子麥秀之歌曰黍苗油油　翰曰言臺殿陂池荒敗故鷩雉狐兎得居也　向曰皆謂耕田生黍苗離離然岳因自歎見此而心思亦芒芒也洪鐘頓於毀廟乘風廢而弗縣五臣本作不縣二字善曰史游急就章曰乘風縣鐘華獨樂　濟曰洪鐘大鐘也頓落也乘風懸鐘格皆毀也禁省

鞠為茂草金狄遷於霸川善曰如淳漢書注曰本名禁中漢儀注孝元皇后父名禁避之故曰省毛詩曰踧踧周道鞠為茂草毛萇曰鞠窮也今在霸城大道南銅人即金狄也　良曰鞠草茂貌秦鑄銅人十二以象長狄董卓壞以為錢餘二枚魏明帝欲徙詣洛陽到霸城重不可致便留之故云遷霸川懷夫蕭曹魏邴之相善曰漢書曰蕭何沛人漢王即皇帝位拜何為相國又曰曹參沛人也代蕭何為相國又曰魏相字弱翁濟陰人也宣帝即位代韋賢為丞相又曰邴吉字少卿魯國人也宣帝即位代魏相為丞相　銑曰懷想也夫者語之端辛李衛霍之將善曰漢書曰辛慶忌字子真為左將軍匈奴西域親附敬其威信本狄道人又曰李廣隴西人也為右北平太守匈奴號曰漢飛將軍避之數歲不入界漢書曰霍去病為驃騎將軍凡六出擊匈奴又曰衛青字仲卿為大將凡七出擊匈奴　翰同善注衛

使則蘇屬國震遠則張博望善曰漢書孫寶銜命奉使職在刺舉又曰蘇武字子卿杜陵人也武以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匈奴乃徙武北海上武杖漢節牧羊武留匈奴凡十九歲乃還拜為典屬國又曰張騫漢中人也以郎應募使月氏去十三年得還騫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乏之封騫為博望侯向同善注教敷而彝倫敘五臣本作序兵舉而皇威暢善曰敷教蕭曹也舉兵衛霍也尚書曰彝倫攸敘濟曰敷布彝常也比以疊於前文言蕭曹之流為相布政教則常倫有次序辛李之屬為將兵舉於四夷而皇威宣暢也臨危而智五臣本作致勇奮投命而高節亮善曰史記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勇士有智謀太史公曰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吳子曰一人投命足懼千人杜預左氏傳注曰投棄命也史記曰魯連好持高節良曰臨

危謂張騫使絕域也投命謂蘇武使匈奴也暨乎秺丁故侯之忠孝淳深善曰小雅曰暨及也漢書曰金日磾字翁叔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也武帝拜為侍中駙馬都尉莽何羅矯制發兵明旦上臥未起何羅從外入日磾奏廁心動立入坐內戶下何羅褏白刃從東廂上日磾抱何羅呼曰何羅反得禽縛之繇是著忠孝節封為秺侯銑曰金日磾以篤敬悟主每往甘泉宮見母形像未曾不涕泣陸賈之優遊宴喜善曰漢書曰陸賈楚人也高祖拜賈為太中大夫有五男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為生產賈常乘安車駟馬從歌鼓瑟侍者十人謂其子曰與女約過女女給人馬酒食後陳平乃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賈為食飲費賈以此游漢庭公卿間名聲籍甚荅賓戲曰陸子優游新語以興毛詩曰吉甫燕喜既多受祉翰同善注長卿淵雲之文子長政駿之史善曰史記曰司馬遷

字子長為太史令脩史記歷黃帝以來至太初凡百三十篇漢書曰劉向字子政元帝擢為宗正著疾讒擿要救危及世頌凡八篇又著五行傳列女傳新序説苑又曰劉歆字子駿為中壘校尉為七略　向曰司馬相如字長卿王褒字子淵揚雄字子雲皆工為文餘同善注

趙張三王之尹京定國釋之之聽理

善曰漢書曰趙廣漢字子都涿郡人守京兆大尹發姦擿伏如神又曰張敞字子高河東人也守京兆尹枹鼓稀鳴市無偷盜又曰王遵字子貢涿郡人也為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旬月間盜賊清又曰王章字仲卿泰山人也章以選為京兆尹又曰王駿琅邪人也為京兆尹趙廣漢張敞王章至駿皆有能名故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又曰于定國字曼倩東海人也為廷尉其決疑平法務在哀鰥寡罪疑惟輕朝廷稱之又曰張釋之字季南陽人也為廷尉周亞夫見釋之持議平乃結為親友繇此天下稱

之也同善注　濟　汲長孺之正直鄭當時之推士善曰漢書曰汲黯字長孺漢陽人也為主爵都尉數直諫又曰鄭當時字莊陳人也為太司農每朝候上間說未嘗不言天下長者聞人之善進之上唯恐後班固贊曰汲黯之正直鄭當時之推賢　良同善注　終童山東之英妙賈生洛陽之才子善曰漢書曰終軍字子雲濟南人也年十八選為博士弟子上書言事武帝異其文拜為謁者死時年二十餘故世謂之終童又曰賈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稱於郡中文帝召以為博士時年二十餘　曹植自試表曰終軍以妙年使越　銑同善注　飛翠緌而惟拖善本作拕鳴玉以出入禁門者衆矣善曰鄭玄禮記注曰緌纓之飾也禮記曰君子行則鳴珮玉東觀漢記杜預上書曰伏湛宜出入禁門補闕拾遺是也　向曰緌王皆朝臣之所服出入禁門者非一人

或被髮左衽奮迅泥滓善曰謂日磾也論語曰吾其被髮左衽矣凡人沈於卑賤故曰泥滓東觀漢記曰趙熹奮迅行伍李陵與蘇武書曰言為瑕穢動增泥滓說文曰滓澱也　翰曰又疊上文謂日磾自夷狄被髮左衽而貴於此若奮迅起於泥滓也或從容傅附會望表知裏善曰謂陸賈也班固漢書贊曰陸賈從容平勃之間附會將相尚書大傳孔子謂子夏曰子見表未見其裏　濟曰謂陸賈平諸呂有功故云望表知裏或著勲績而嬰時戮善同良注　良曰皆謂廣漢之屬或有大才而無貴仕善同翰注　謂賈誼之類也　翰曰皆揚清風於上列善作烈垂令聞而不已想珮聲之遺響若鏗鏘之在耳善曰胡廣曰建鴻德流清風毛詩曰令問令望左氏傳穆贏曰今君雖終言猶在耳　向曰上列上

代也鏗鏘珮聲當音鳳恭顯之任勢也乃熏灼四方震耀都鄙善曰漢書曰王鳳與元后同母為大司馬大將軍用事上遂謙讓無所專鳳薨從弟音代鳳為司馬車騎將軍又曰弘恭沛人坐法腐刑為中尚書明習法令故事又曰石顯字君房少坐法腐刑為黃門中尚書元帝被疾不親政事事無大小因顯白決漢書谷永曰許班之貴熏灼四方范曄後漢書曰鄧隲寵靈顯赫光震都鄙翰曰王音王鳳弘恭石顯之徒邪佞用勢熏灼震耀于天下而死之日曾不得與夫十餘公之徒隸齒名才五臣本無才字難不其然乎善曰論語曰齊景公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十餘公之徒謂蕭曹之屬也張湛列子注曰隸猶羣輩也一云徒隸賤人也漢書賈誼曰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無恥之心乎高誘呂氏春秋注曰齒列也論語子曰才難不其然乎　濟曰音鳳之

流其死之日曾不得與蕭曹等十餘公之僕隸齒列名器之難其如此矣**望漸臺而扼腕梟澆巨猾而餘怒**善曰漢書曰更始兵從宣平城門入王莽之新臺上商人杜吳殺莽取其綬史記曰天下之士莫不扼腕而言東京賦曰巨猾間疊漢書音義曰懸首於木上曰梟良曰巨猾王莽也莽為大逆誅於漸臺而梟首故岳望之扼腕而怒**揖不疑於北闕軾樗里於武庫**善曰漢書曰雋不疑字曼倩勃海人也為京兆尹有一男子乘黃犢車詣北闕自謂衛太子公車以聞丞相二千石至者莫敢發言不疑後到叱從吏収縛曰昔蒯聵違命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史記曰樗里子者名疾秦惠王之弟也卒葬于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歲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直其墓也　銑同善注**酒池鑒**

於商辛追覆車而不寤善曰漢書賛曰武帝設酒池肉林賈氏國語注曰鑒察也六韜太公曰桀紂王天下之時積糟為阜以酒為池脯肉為山林晏子春秋曰諺曰前車覆後車戒賈誼過秦曰三主惑而終身不寤也　翰曰商辛紂也為酒池以亡國漢武帝復為之履覆車之跡而不改寤曲陽僭於白虎化奢淫而無度善曰漢書曰王根為曲陽侯五侯大脩第室起土山漸臺洞門高廓百姓歌之曰五侯初起曲陽最怒壞決高都連竟外社土山漸臺象西白虎毛詩序曰游蕩無度　向曰白虎殿名曲陽侯王根借淫造第以象之是無法度也命有始而必終孰長生而久視善曰家語孔子曰命者性之始也死者生之終也有始必有終矣老子曰長生久視之道　濟同善注武雄略其焉在近惑文成而溺五利善曰班固漢書賛曰如武帝有雄才

大略漢書曰齊人李少翁以方術見上拜少翁為文成將軍言上即欲與神通宮室被服非象神神物不至乃作甘泉宮中為臺畫天地泰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又曰欒成侯登上書言欒大天子見大悅曰臣之師有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致乃拜大為五利將軍良曰帝耽溺之其雄才大略亦何在也

侔造化以制作窮山海之奧秘善曰淮南子曰大丈夫無為與造化逍遙靈若翔於神島奔鯨浪而失水曝善作爆鱗骼於漫沙隕明月以雙隆擢仙掌以承露干雲漢而上至善曰薛綜曰海若海神楚辭曰令海若舞馮夷劉淵林吳都賦注曰島海中洲也莊子曰吞舟之魚碭而失水異物志云鯨魚長者數千里或死於沙上得之皆無目俗言其目化為明月珠漢書孝武作柏梁銅柱承露仙人掌之屬矣薛綜曰干犯也翰曰靈若

海神也海鳥高深翔集此神於此又刻石象鯨魚失水曝於沙上故云隻墜銑曰又作仙人捧承露盤把雲表之露致邛蒟矩其奚難惟余欲而是恣縱五臣本作從逸遊於角觝邸絡甲乙以珠翠忍生民五臣本作人之減半勒東岳以虛美善曰班固漢書西域贊曰孝武之時感蒟醬邛竹杖則開牂牁越巂漢書曰武帝作角觝戲文穎曰秦名此樂為角觝兩兩相當角力技藝射御故名角觝也班固漢書贊曰孝武造甲乙之帳絡以隋珠和璧音義曰甲乙帳名也漢書贊曰孝武奢侈海內虛耗戶口減半續漢書曰羣臣上言宜封泰山詔曰遠遣吏上壽盛稱虛美良同善注超長懷以遐念若循環之無賜善曰尚書大傳曰三王之統若循連環周則復始窮則反本銑曰賜盡也言思念此事若循環無盡時也較角

面朝之煥炳次後庭之猗靡善曰言先明面朝次至後庭也廣雅曰較明也周禮曰面朝後市子虛賦曰飛纖垂髾扶輿猗靡較音校向曰言見較量面朝之事煥炳明白可觀也次及後庭之事亦猗靡可述也煥炳明貌猗靡美貌壯當熊之忠勇深辭輦之明智善曰漢書曰孝元馮昭儀上幸虎圈鬬獸熊佚圈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傅昭儀皆走馮婕妤直前當熊而立左右格殺上問何故當熊婕妤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至御坐故身當之元帝嗟歎以此倍敬重焉又曰成帝遊於後庭常欲與班婕妤同輦載婕妤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楚辭曰招貞良與明智翰同善注衛鬒髮以光鑒趙輕體之纖麗力智反善曰漢書曰孝武衛皇后字子夫漢武故事曰子夫得幸頭解上見其美髮悅之毛詩曰鬒髮如雲之

忍切荀悅漢紀曰趙女善舞號曰飛燕上悅之事由體輕而封皇后也左氏傳叔向之母曰昔有仍氏生女鬒黑而甚美光可以鑑濟曰武帝衛皇后其髮鬒黑光可以鑑人感善立而聲流亦寵極而禍侈善曰以奇見幸故曰聲流因廢自裁故曰禍侈銑曰聲流謂馮班二婕妤之盛德禍侈謂衛趙二后之疾惡津便門以右轉究吾境之所暨善曰漢書武帝紀曰三年作便門橋杜預左氏傳注曰暨至也銑曰便門橋也至此盡長安界究盡也掩細柳而撫劍快孝文之命帥周受命而善本作以忘身明戎政之果毅距華蓋於壘和案乘輿之尊轡肅天威之臨顏率軍禮以長揖一利輕棘霸之兒戲重條侯之倨貴善曰方言曰掩止也掩與揜同

漢書曰孝文後六年匈奴大入邊遣宗正劉禮軍霸上祝茲侯徐厲軍棘門河內守周亞夫軍細柳帝勞軍至霸上棘門直馳入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持滿上至不得入於是上使使詔將軍曰吾欲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壁門上謂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天子乃案轡徐行至中營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文帝曰嚮者霸上棘門軍如兒戲至於亞夫可得而犯耶左氏傳曰子朱怒撫劍從之六韜曰為將者受命忘家當敵忘身左氏傳君子曰殺敵為果致果為毅薛綜西京賦注曰華蓋星覆北斗王者法而作之劉歆遂初賦曰奉華蓋於帝側壘營也和軍營之正門也左氏傳齊侯曰天威不違顏咫尺說文曰揖拜舉手下也　漢書曰丞相條侯至貴倨也杜預左氏傳注曰倨傲也　良曰軍法既受命而忘其身戎政兵之政也果毅謂能制敵也華蓋天子之蓋壘和軍門揖揖也

索杜郵其焉在云孝里之前號

惘輟駕而容與哀武安以輿悼爭伐趙以循國定廟算之勝負扞汗矢言而不五臣本作弗納反推怨以歸咎未十里於遷路尋賜劒以刎首嗟主闇而臣嫉禍於五臣嫉作疾於作于何而不有善曰杜郵亭名在咸陽西今謂之孝里亭氏三秦記曰畢陌西北有孝里畢陌西有白起墓惘猶罔罔失志之貌也楚辭曰遵赤水而容與史記曰白起者郿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為武安君秦使王陵攻趙戰少利秦王欲使武安君代陵將武安君曰邯鄲未易攻也王自命不行乃使應侯請之終不可行秦圍邯鄲弗能拔武安君曰不聽臣計今何如矣秦王聞之怒遣白起不得留咸陽中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秦王乃使使者賜之劒自殺孫子曰夫未戰而廟勝得算之多者也尚書曰辠爾眾感出矢言何休

公羊注曰刎割也孫卿子曰主闇於上臣詐於下俱害之道西京賦曰林麓之饒于何不有也翰曰杜郵白起所死之地名岳求索此地已改名孝里故云前號惘失意之貌矢直也言昭王拒扞直言不納反推怨以殺之闇主即昭王也疾妬之臣謂范雎

窺秦墟於渭城冀闕緬其五臣本作而**堙**一人**盡覔陛殿之餘基裁岥**波**峗**大河切善作屺**以隱嶙**力忍反善曰聲類曰墟故所居也史記曰秦孝公作為咸陽築冀闕緬盡貌也亡衍切岥峗頹貌也司馬相如哀二世曰登岥峗之長坂隱嶙絶起貌　良曰渭城古咸陽也冀闕秦闕名緬微堙滅也岥峗隱嶙將平之貌陛殿階也

想趙使之抱璧瀏力幽**睨楹以抗憤**善曰史記曰秦王得趙璧無意償趙城相如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曰臣觀大王無償趙王城色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

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 相如以其璧睨柱欲以擊秦王乃辭謝劉眊目清貌也 銑曰劉怒目貌抗憤猶發憤 楹柱也 燕圖窮而荊發紛絕袖而自引 善曰史記曰荊軻獻燕督亢之地圖圖窮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以其匕首揕秦王不中揕丁鴆切濟同善注 筑聲厲而高奮狙七預潛鉛以脫臏頻忍切 善曰史記曰荊軻之客高漸離變名姓為人庸保以擊筑聞於秦始皇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高漸離秦帝矐其目使擊筑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舉筑扑秦皇帝不中遂誅論衡曰高漸離舉筑擊秦王中臏秦王病瘡死蒼頡篇曰狙伺候也尚書刑德放曰臏者脫去人之臏也郭璞三蒼解詁曰臏膝蓋矐音各一音格向曰臏膝蓋骨也狙伺候也 據天位其若茲亦狼狽而可愍五臣本作慜 善曰

尚書伊尹曰天位艱哉文字集略曰狼狽猶狼跋也孔叢子曰吾於狼狽見聖人之志荀悅漢紀論曰周勃狼狽失據塊然囚執狽音貝　翰曰言始皇據有大位乃狼狽若此可愍也

簡良人以自輔謂斯忠而鞅賢寄苛制於捐灰矯扶蘇於朔邊

善曰史記曰商君者衛之諸庶孽子也名鞅姓公孫氏商君之法刑棄灰於道者又曰李斯者上蔡人也始皇以斯為丞相始皇長子扶蘇監兵上郡始皇崩與趙高謀詐為受始皇詔立子胡亥為太子為書賜長子扶蘇曰扶蘇不孝其賜劒以自裁扶蘇為人仁即自殺　賈逵國語注曰苛煩也鄭玄周禮注曰矯稱詐以為是　銑曰秦簡忠賢自輔云得李斯商鞅鞅作苛法弃灰於道者刑也斯乃矯殺太子扶蘇於朔邊也捐弃也

儒林塡於坑穽慈性詩書煬而為煙

善曰史記曰盧生為始皇求仙藥亡去始皇大怒使御史案問諸生

諸生犯禁者四百六十四人皆坑之咸陽李斯曰臣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詣守尉雜燒之　郭璞方言注曰今江東呼火熾猛為煬　濟曰李斯勸始皇坑儒士焚詩書

國滅亡以斷後身刑轘惠以啟先五臣本作前商法馬得以宿黃犬何可復牽

善曰史記曰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反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人不知其是商君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嘆曰嗟乎為法之弊一至於此哉秦惠王車裂商君鄭玄周禮注曰車裂曰轘史記曰李斯具五刑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可得乎遂夷三族商鞅李斯各有食邑故曰國也刑轘之辟二人為首故曰啟前　良曰國滅亡謂秦也商鞅竟為車裂李斯腰斬

野蒲變而成脯苑鹿化以為馬

善曰風俗通曰秦相趙高指鹿

為馬東蒲為脯二世不覺史記曰趙高欲為亂恐羣臣不聽乃先驗持鹿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耶謂鹿為馬也　銑曰趙高欲為亂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以蒲為脯以鹿為馬獻於二世羣臣言蒲言鹿者皆陰誅之也

假讒逆五臣本作賊**以天權鉗衆口而寄坐**善曰春秋元命苞曰赤受命持天權莊子曰鉗墨翟之口　向曰二世假借天權與趙高讒賊使賢臣鉗口而自寄坐

兵在頸而顧問何五臣本作為**不早而告我顧黔黎其誰聽惟請死而獲可**善曰史記曰趙高恐二世怒誅及其身與其女壻閻樂謀易置上樂遂斬衛令二世怒召左右皆惶擾不鬬旁有宦者一人侍不敢去二世入內謂曰公何不蚤告我宦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蚤言皆已誅安得至今閻樂前即告二世曰足下其自為計二世曰吾願得一郡為王弗許又曰願為萬戶侯弗

許顧與妻子為黔首弗許閻樂麾其兵陵二世乃自殺國語單襄公曰兵在其頸不可久也翰同善注逮善本作健子嬰之果決敢討賊以紓五臣本作舒禍勢土崩而莫振作降王於路左善曰史記曰趙高立公子嬰為秦王子嬰與其子二人謀曰今使我齋見廟此欲因廟中殺我我稱病不行丞相必自來來則殺之高果自往子嬰遂刺殺高於齋宮廣雅曰果能也杜預左氏傳注曰紓徐也漢書徐樂上書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秦之末世是也人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此之謂土崩賈逵國語注曰振救也漢書曰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降軹道旁　濟曰子嬰始皇孫趙高既殺二世而立子嬰子嬰立乃手殺高以舒國禍言秦積惡久人心離散勢如土崩雖討一賊不可振舉故降沛公於軹道傍蕭收圖以相劉料聊險易與五臣本作以衆寡

善曰說文曰料量也孫卿子曰地者近遠險易又曰識衆寡之用者勝也　良曰沛公入咸陽蕭何收秦相府圖書藏之高祖所以知天下戶口多少地形險易何由是為漢相

羽天與而弗五臣本作不取冠沐猴而縱火善曰史記曰客有說張耳曰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漢書曰羽西居咸陽燒其宮室楚辭曰若縱火於秋蓬　銑曰項羽既燒秦宮室或說羽都關中羽思東歸說者曰人言楚人如沐猴而冠耳果然沐猴獮猴也此所謂天與不取也貫三光而洞九泉曾未足以喻其高下也五臣本無也字　善曰鄧析子曰賢愚之相覺若九地之下重天之顛淮南子曰大道含吐陰陽而章三光許慎曰三光日月星也燕丹太子死懷恨入於九泉　向曰上貫三光謂高祖下及九泉謂項羽豈可相喻也感市閭之敢阻留井歎戶韓之舊處蒸善本作丞屬

號而守閼人百身以納贖時喻反協韻豈生命之易投誠惠愛之洽著訐居謁望之以求直亦余心之所惡温故思夫人之政術實幹時之良具苟明法以釋憾不愛才以成務弘大體以高貴非所望於蕭傅善曰說文曰蔽麻蒸也然蔽井即渭城賣蒸之市也延壽被誅丞屬無守閼者而趙廣漢就戮則有之恐潘誤毛詩曰如可贖兮人百其身論語子貢曰賜也亦有惡乎惡訐以為直者說文曰訐面相斥罪左氏傳穆叔曰齊人釋憾於弊邑之地又魏犨公欲殺之而愛其材周易曰開物成務莊子曰襄公之應 司馬曰吏知大體者也漢書曰蕭望之左遷太子太傅翰曰韓延壽為東郡太守為天下最代蕭望之為左馮翊望之遷御史大夫延壽在東郡時放官錢千餘萬御史問事東

郡望之因令弁問之延壽知即案劾望之在馮翊時廩犧官錢放散百餘萬上令窮竟所考望之卒無事實延壽竟坐弃市市吏人數千送至渭城蔽井即渭城東賣麻蒸之市岳言延壽恵愛在人能使丞屬號泣於闕下人願以百身贖其罪初望之將案驗延壽郎吉止之後聞延壽誣舉事遂復案驗且延壽雖有專擅之罪然有幹時之才而望之宜存公忘私安可許舉小恨用明法以快其心哉乃不愛人之才成國家之務耳望之左遷太傅是不弘大體非天下之望也

造千到長山而慷慨偉龍顏之英主胷中豁其洞開羣善湊而必舉善曰漢書高祖隆準而龍顏又曰高祖葬長陵三秦記曰秦名天子冢曰長山漢曰陵故通名山陵漢書曰高祖意豁如也王命論曰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略也潘元茂九錫文曰羣善必舉也濟曰造至也長山漢高陵也高祖龍顏豁達大度天下之士至者必舉

用之存威格乎天區亡墳掘其勿而莫禦臨掩坎而累抃步毀
垣以延佇善曰尚書周公曰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
范曄後漢書曰赤眉焚西京宮室發掘園陵
又光武詔曰脩復西京園陵爾雅曰揜蓋也郭璞曰謂
覆蓋王逸楚辭注曰擊手曰抃楚辭曰結幽蘭而延佇
良曰言高祖生則存威德至于天地崩亡則墳隴被
發掘不能禦也王莽之亂諸陵皆見發掘岳見壞墳毀
墻意傷之故撫
膺而延佇也越安陵而無譏諒惠聲之寂寞善曰漢
書曰惠
帝葬安陵穀梁傳曰公會齊侯于讙無譏乎楚辭曰欲
寂寞而絕端辭居韓詩章句曰寂無聲之貌也寞靜也
翰曰越於也安陵惠帝陵
也其聲寂寞無以褒貶也弔爰絲之正義五臣本
作議伏
梁劒於東郭善曰漢書曰袁盎字絲楚人也為楚相病
免家居梁孝王欲求為嗣盎進說王以此

然盜使人刺殺盜安陵郭門外盜烏浪切　向同善注

訊景皇於陽丘奚五臣本作爰

信譖五臣本作讒而矜謓隕五臣本作殞吳嗣於局下蓋發怒於

一博成七國之稱亂翻助逆以誅錯恨過聽而五臣本作之

無討茲沮善而勸惡善曰廣雅曰訊問也何休公羊傳注曰如其事曰訊加誣曰譖爾雅曰戲謔也鄧公謂上曰錯患諸侯彊大請削之地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帝曰公言善吾亦恨之又曰晁錯潁川人為御史大夫錯七故切今協韻七各切漢書成帝曰過聽將作大匠萬年言昌陵三年可成無討謂不誅盜也左氏傳子鮮曰賞罰無章何以沮勸沮才與切漢書谷永曰斷德沮善毛萇詩傳曰沮止也　銑曰陽丘景帝陵也景帝為皇太子時吳太子侍飲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殺之景

帝即位晁錯說上令削吳王起七國兵反爰盎與錯有隙乃說上謂上曰七國之反以誅錯為名今斬錯使赦七國可兵不血刃上遂斬錯信讒謂聽爰盎之計也矜詭謂因博而殺吳太子也誅晁錯是助七國之逆景帝過聽盎之讒計而不討究其事便即殺錯此是沮天下為善者勸天下為惡者誠可恨之皆兹此孝元於渭塋執奄尹以明貶善曰漢書曰元帝葬渭陵奄尹謂弘恭石顯也班固漢書述曰閹尹之呰穢我明德韋昭曰呰病也疾移切鄭玄禮記注曰呰毀也何休公羊傳注曰貶損也濟曰奄尹弘恭石顯也執此以用之明元帝可貶也褎夫君之善行廢園邑以崇儉善曰褎猶贊美也夫君元帝也漢書曰元帝罷衛思園及戾園又詔曰初陵勿置縣邑良曰元帝以祖宗之廟園不合禮典者皆廢之獨此可褎耳夫君即元帝過延門而責成忠何辜而為戮

陷社稷之王章俾幽死而莫鞫善曰漢書曰成帝葬延陵爾雅曰辜罪也漢書曰成帝時日有蝕之王章奏封事召見言王鳳不可任用帝謂章曰微京兆直言吾不聞社稷計後上不忍退鳳章遂為鳳所陷章罪至大逆死獄中爾雅曰俾使也漢書曰趙王幽死張晏漢書曰鞫窮也謂窮問因情也一曰勒毛萇詩傳注曰勒告也　翰曰延門成帝陵忲音太淫嬖之凶忍勦子小皇統之孕育張舅氏之釁漸貽漢宗以傾覆善曰小雅曰狃忲也淫嬖謂趙飛燕也漢書曰司隸解光奏言許美人及宮史曹官皆御幸孝成皇帝産子隱不見又掖庭中御幸生子者輒死又飲藥傷墮者無數左氏楚令尹子上曰蜂目而豺聲忍人也杜預曰忍行不義也尚書曰天用勦絶其命孔安國曰勦截也截絶其命是也廣雅曰張開也舅氏諸王也爾雅曰貽遺也左氏傳呂相曰傾覆我國家

向曰快縱也舅氏簒弑之漸自此開張漢宗所以傾覆也勦絶也舅氏王莽族也

刺哀主於義域僭天爵於高安欲法堯而承禪善本作羞永終古而不刊

善曰漢書曰哀帝葬義陵又曰封董賢爲高安侯後代丁明為大司馬即三公之職也論語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楚辭曰長無絶兮終古鄭玄禮記注曰刊削也爲銑曰刺譏也義域哀帝陵也董賢有美色帝幸之封爲高安侯故云僭天爵也帝欲法堯舜之事禪位與賢羣臣莫敢言王閎切諫乃止此終古不可刊削也

瞰康園之孤墳悲平后之専絜殃厥父之簒逆蒙漢耻而不雪激義誠而引決赴丹爓五臣本作焰以明節投宮火而焦糜從灰熛而俱滅

善曰漢書曰平帝葬康陵又曰孝平王皇后莽女也及漢兵誅莽燔

燒未央宮后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而死故云激義誠以明節后不合葬故曰孤墳　濟曰瞰視也康園平帝陵也鶩橫橋而旋軫歷敝五臣本作獘邑之南垂善曰潘岳關中記曰秦作渭水橫橋橫音光雍州圖曰在長安北二里橫門外也　良曰橫橋橋名旋軫還車也獘邑岳自謂長安也南垂南界也門磁石而梁木蘭兮構阿房步郎之屈求勿奇疏南山以表闕倬卓樊川以激池役鬼傭其猶否矧人力之所為工徒斲而未息義兵紛以交馳宗祧吐彫汙烏而為沼豈斯宇之獨隳善曰毛萇詩傳曰倬大也三秦記曰長安正南秦嶺嶺根水流為秦川一名樊川漢武上林唯此為盛史記由余曰役鬼為之則神怒矣使人為之則人亦苦矣鄭玄周禮注曰傭

與庸通漢書高祖曰吾以義兵誅殘賊禮記曰遠廟為祧又邾婁定公曰臣弑君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宫而豬焉汙與洿古字通方言曰蘮壞也銑曰阿房宫前殿以木蘭為梁以磁石為門懷刃者止之以南山為闕以樊川為池如此壯麗役鬼神營之亦猶不可况人力所為而不勞乎為此宫彫斵未畢沛公義兵已交馳於中矣凡臣弑君汙其宫而豬焉言秦宗廟尚汙為沼况是宫能不蘮壞乎

由偽新之九廟誇善本作夸宗虞而祖黄驅吁嗟而妖臨去搜佞哀以拜郎

善曰漢書王莽下書曰定有天下號曰新又王莽九廟一曰黄帝二曰虞帝三曰陳王四曰齊敬王五曰濟北愍王六曰濟南伯王七曰元城孺王八曰陽平頃王九曰新都顯王又曰鄧曄于匡起兵南鄉莽愈憂不知所出崔發曰周禮國有大災則哭以厭之乃率群臣至南郊搏心大哭諸生甚悲哀及能誦策文除以為郎也　翰同

善注

誦六藝以飾姦焚詩書而面墻心不則於德義雖異術而同亡善曰漢書曰王莽立樂經徵天下通一藝皆詣公車史記李斯曰臣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詣守尉雜燒之尚書曰不學牆面左氏傳富辰曰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班固漢書王莽贊曰昔秦焚詩書以立私義莽誦六藝以文姦言同歸殊塗俱用滅亡 向曰莽誦六藝以飾姦詐秦焚詩書而取面墻為惡不同同歸於亡

宗孝宣於樂遊紹衰緒以中興善曰宣紀贊曰可謂中興侔德殷宗周宣矣廟曰樂遊宣帝承昌邑淫亂之後故曰中興 良曰宣帝不獲事于敬養盡加隆於園陵兆惟奉明邑號千人訊諸故老造自帝詢隱王母之非命縱聲樂以娛神雖靡率於舊

典亦觀過而知仁 善曰漢書孝武衛皇后生戾太子太子納史良娣産子男進號曰史皇孫太子敗皆遇害太子遺孫一人史皇孫子王夫人男是為孝宣帝即位乃葬衛左右追謚曰思后故太子謚曰戾史良娣曰戾夫人史皇孫曰悼母曰悼后悼園稱奉明園潘岳關中記曰宣帝父曰悼皇考母曰悼夫人墓曰奉明園后曰思后以倡優雜伎千人樂思后園今所謂千人鄉者是也兆塋也詢宣帝名也毛詩曰召彼故老訊之占夢毛萇詩傳曰隱痛也王母思后也爾雅曰父之妣為王母又曰率循也尚書曰舊典時式論語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濟曰宣帝戾太子孫生數月而孤幽之囹圄其色養之心不蝦故於敘園陵之禮有加于舊典宣帝父曰悼皇考母曰悼夫人墓曰奉明園以倡優千人樂千人邑名起於此戾王母即宣帝母戾太子事時并遇害言宣帝所行之事不必合於禮典然隱而行之適于人情亦以足知其仁也

詢宣帝名憑高望之陽隈體川陸之污隆善曰廣雅曰憑登也長安圖曰高望堆延興門南八里隈厓也鄭玄周禮注曰體分也漢書音義或曰汙下也良曰高望堆名陽隈堆之南也體水陸高下形勢也開襟乎清暑之館遊目乎五柞之宮善曰曹植閑居賦曰想寒風而開襟清暑謂甘泉也西都賦曰九嵕甘泉迥陰沍寒日北至而含凍此焉清暑楚辭曰忽反顧而遊目漢書曰盩厔有五柞宮也翰曰清暑五柞皆漢宮觀名交渠引漕激湍生風善曰漢書武紀曰穿漕渠通渭如淳曰水轉曰漕銑曰交渠溝渠之名生風言水之急也乃有昆明池乎其中其池則湯湯傷汗汗滉瀁瀰漫浩如河漢善曰西都賦曰集乎豫章之宇臨乎昆明之池漢書曰武帝發謫吏穿昆明池蜀都賦曰流漢湯湯驚浪雷奔吳都賦曰濆渱

泮汗滇瀰淼漫又曰泓澄奫潫傾溶沆瀁南都賦曰布濩漫汗漭沆洋溢向曰言廣大也日月麗天出入乎東西音先叶韻旦似暘谷夕類虞淵善曰西京賦曰日月於是乎出入象扶桑與濛汜淮南子曰日出暘谷拂于扶桑楚辭曰出自暘谷應劭曰虞淵日所入也淮南子曰至于虞淵是謂黃昏銑曰麗著也暘谷日出處虞淵日入處昔豫章之名宇披玄流而特起儀景星於五臣本作以天漢列五臣本作對牛女以雙峙善曰西京賦曰豫章珍館揭焉中峙三輔黃圖曰上林有豫章觀西京賦曰海若遊於玄渚楚辭曰臨沅湘之玄淵善曰儀謂法象之也西都賦曰左牽牛而右織女漢宮闕䟽曰昆明池有二石人牽牛織女象濟曰景星瑞星也言於池中起豫章觀儀法瑞星以石刻為牛女之宿列於池邊啚五臣本作圖萬載而

不傾奄摧落於十紀擢百尋之層五臣本作曾觀今數仍之餘址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十二年曰紀武帝元狩三年穿昆明池至王莽之敗凡一百一十三年今云十紀言其大數耳　濟曰其謀欲使萬代不毀而纔經百餘年而便摧落豫章觀其高百尋至今傾壞只有數仍餘址也振鷺于飛鳧躍鴻漸乘雲頡頏胡岡隨流澹徒濫淡徒感瀺仕湛反灂仕捉驚波唼所甲喋直甲菱五臣本作芰芡渠儼反善曰蜀都賦曰其中則有振鷺鶬鵝毛詩曰振鷺于飛爾雅曰舒鳧鶩毛萇詩傳曰鳧水鳥又曰大曰鴻小曰鴈周易曰鴻漸于陸魏都賦曰羽翮頡頏毛萇詩傳曰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頏南都賦曰嚶嚶和鳴澹淡隨波上林賦曰瀺灂霣墜字林曰瀺灂小水聲也西京賦曰散為驚波上林賦曰唼喋菁藻薛綜東京賦注曰菱芡也芡雞頭也

良曰振鷺鳧鴻皆鳥名漸進也銑曰乘雲言飛高也頡頏鳥聲澹淡浮貌翰曰澆濟出沒貌唼喋鳥食貌

菱芡草名華蓮爛於淥五臣本作綠沼青蕃煩蔚乎翠瀲善曰說文曰蕃草茂也瀲波際也力奄切濟曰蓮蕃皆草名瀲水際伊茲池之鑿穿肆水戰於荒服志勤善作懃遠以極武良無要五臣本作邀於後福善曰釋穿池之意也言志在勤於遠略以極武功良無要於已後之福也福謂水物之利漢書曰越欲與漢用船戰遂乃偷昆明池賈逵國語注曰肆習也左氏傳周宰孔曰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鍾會檄曰窮武極戰杜預左氏傳注曰要邀也向同善注而菜蔬芼毛實水物惟錯乃有贍乎原陸在皇代而物土故毀之而又復善曰西都賦曰華實之毛尚書曰海物惟錯字書曰

贍足也皇代謂晋也言在皇代物其土宜故前毀之而今又復左氏傳賓媚人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杜預曰播植之物各從土宜翰曰此中物產豐乎原陸先時毀之今更復也芼草也凡厥寮司既富而教咸帥貧惰同整檝接櫂五臣本作楫棹收罟課獲引繳勺舉效鯀夫有室愁民以樂五孝反善曰論語冉有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廣雅曰課第也謂品第其所獲也杜預春秋左氏傳曰效致也謂其舉所致多少也銑曰百寮主司能使人富而又教之人皆相帥同整舟楫漁於此池有所效獲而利之婚姻以時愁人亦為樂也徒觀其鼓枻五臣作拖徒可切迴輪灑釣五臣作鉤投罔五臣作網垂餌出入挺叉初加切五臣作杈來往善曰言欲迴輪必先鼓枻也郭璞方言曰今江東人呼枻為軸舊說

釣輪也謂為車以收釣緡也輪或為綸毛萇詩傳曰緡綸也灑亦投也挺拔也又取魚叉也西京賦曰叉蔟之所攙捕　濟曰柂船尾輪　鈎釣鈎餌魚餌投可以剌魚纖經連白鳴根郎厲響貫鰓罒丁歷尾掣昌折三牽兩善曰纖經連白網也連白以白連羽連綴經其上於水中二人對引之說文曰根高木也以長木叩船為聲言曳纖經於前鳴長根於後所以驚魚令入網也淮南子曰魚者扣舟罒猶繫也書曰掣牽也良曰言三度掣鈎兩度得魚於是弛青鯤於網鉅解赬鯉於黏徽善曰杜預左氏注曰弛解也鯉鯤二魚名也孔安國論語注曰網者為大網以繳繫鈎羅厲著網鉅鈎也說文曰黏相著也女廉切又曰徽大索也言魚黏於網故曰黏徽也　向曰網鉅鈎鈎也徽網也有在鈎及著網者皆解取也華魴躍鱗素鱮揚鬐善曰薛綜西京賦注曰鬐脊也　濟

曰鮪鱮皆魚名華謂鮮華也躍鱗揚鬐言魚尚生者雍五臣本作饔人縷切鑾刀若飛應刃落俎靃靃私壘霏霏善曰周禮曰內饔中士鄭玄曰饔者割烹煎和之稱也毛詩曰執其鸞刀良曰饔人造食之人縷切言切魚細如線縷也鑾刀上鈴刀若飛謂疾也應刀刃而落於俎器中靃靃霏霏細淨貌紅鮮紛其初載賓旅竦而遲去御既饔服以屬厭泊恬靜以無欲音喻協韻迴小人之腹為君子之慮善曰傅毅七激曰膾其鯉魴積如委紅張衡七辨曰犖洛之鱒割以為鮮薛君韓詩章句曰載設也毛萇詩傳曰南方有魚遲之也然遲思待之也毛詩曰以御賓客左氏傳曰梗陽有獄其大宗賂以女樂魏子將受閻沒女寬將諫饋入三歎曰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

之腹為君子之心厲厭而已猷子辭梗人賂廣雅曰恬泊靜也老子曰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朴翰曰紅鮮鱠之色截成遲待也言鱠初成賓旅踧踖以侍御食既饕服之而厲其美翻然思泊淡無欲廻小人之腹為君子之慮也

爾乃端策拂茵彈冠振衣善曰言將還也策馬檛也茵車中蓐也毛詩曰文茵暢轂楚辭曰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銑曰整衣冠將還也

徘徊鄧鄗五臣本作鄗

如渴如飢心翹懃五臣本作勤

以仰止不加敬而自祗善曰鄧鄗周所居也孔叢子子思曰君若飢渴待賢企佇也毛詩曰高山仰止禮記曰宗廟之中未施敬而人敬良曰鄧鄗水名如渴如飢者思賢人而仰止之雖無所加敬常自祗懼也

豈三聖之敢夢竊十亂之或希善曰琴操曰崇侯譖文王於紂曰西伯昌聖人也長子發中子旦皆聖三聖合

謀將不利於君論語孔子曰吾不復夢見周公尚書曰予有亂臣十人馬融論語注曰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天散宜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母也廣雅曰希庶也　向曰言思賢之心豈敢望夢三聖如十亂或欲希冀之　經始靈臺成之不日惟酆及鄗五臣本作惟鄗及酆仍京其室庶人子來神降之吉積德延祚莫貳其一善曰毛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又曰作邑於酆又曰宅是鎬京左氏傳季梁曰人和而神降之福史記曰古公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漢書翼奉上書曰永世延祚不亦優乎莫二其一謂周祚延之長唯有其一莫能為二蔡邕胡黃公頌曰參其二也　濟曰靈臺文王所作人願為之不日而成酆鄗之都固大其屋室庶人如子之來故神降吉祥也此由積道德以延祚嗣天下無有二心之人惟其一也　永惟此邦云誰之識

越可略聞而難臻其極子贏鋤以借（子夜）父訓秦法而著色耕讓畔以閒（閑）田沾（五臣本作治）姬化而生棘蘇張喜而詐騁虞芮（而銳）愧而訟息（善曰言誰之識言難識也馬融廣成頌曰三五以來越可略聞）

周禮嘉量銘曰允臻其極漢書賈誼曰商君遺禮義秦俗日敗借父耰鋤慮有德色音義曰假與父鋤而德之尚書傳曰虞人與芮人質其成於文王入文王之境則見其人萌讓為士大夫入其國則見士大夫讓為公卿二國相謂曰此其君亦讓以天下而不居也讓其所爭以為閒田毛萇詩傳曰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劉淵林魏都賦注曰史記張儀魏人也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不及張儀儀以學而游說諸侯（銑）曰比郡之風雖以略聞不至其極言秦法父子異居子有贏餘之鋤以借於父仍說秦法不許自以有恩而形

於色也蘇秦張儀喜秦政多僻得縱騁譎詐也虞芮二國爭田見周人皆讓其畔訟者遂息退為閑田荆棘已生言其地不改經周秦之化而人情有異耳

由此觀之士無常俗而教有定式上之遷下猶〔善本無猶字〕鈞〔善本作均〕之埏〔失延〕埴〔音植　善曰漢書董仲舒曰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惟甄者之所為如淳曰陶家作器於鈞上杜預左氏傳注曰均平也老子曰埏埴以為器河上公曰埏和也埴土也謂和土以為器也　良注同〕雖〔善本無此字〕五方雜會風流溷〔混〕淆〔胡交〕惰農好利不昏〔善本作昬〕作勞密邇獫〔險〕狁〔允〕戎馬生郊〔善曰漢書曰秦地五方雜錯風俗不純富人則商賈為利說文曰溷亂也溷或為渾尚書曰惰農自安不昏作勞左氏傳曰以魯國之密邇仇讎毛詩曰獫狁孔熾老子曰天下無道戎馬生

郊　向曰五方所湊涸亂之地農人怠惰不疆作勞涸亂昏彊也濟曰密邇近也猃狁匈奴也故戎馬生於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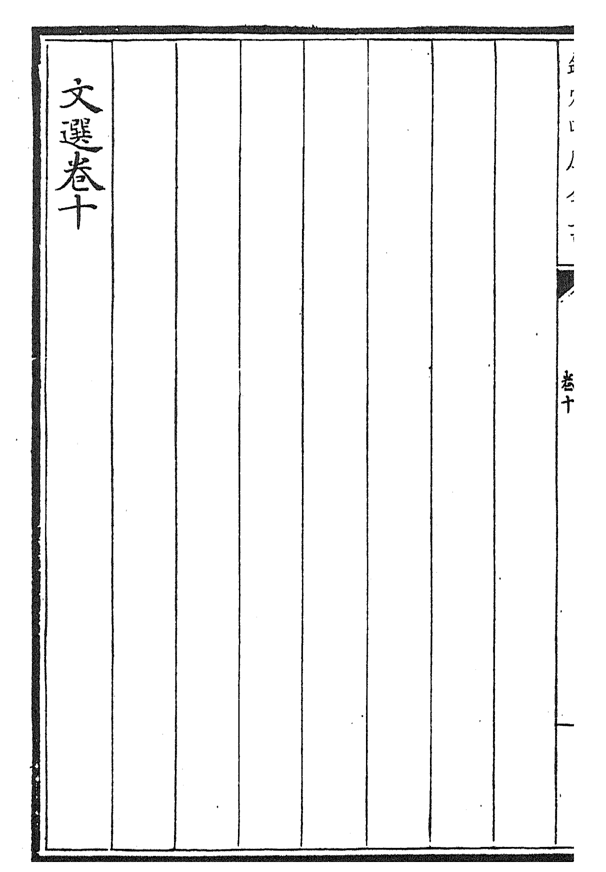
而制者必割實存操 平刀 善曰漢書賈誼曰黄帝云操刀必割左氏傳子産曰大官大邑而使學者制焉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 良曰為政臨人亦由操刀制割惟意所擬而成言雖涸淆戎馬之地而化由上也

人之升降隨 善本作與 政隆替 鐵 杖 五臣本作仗 信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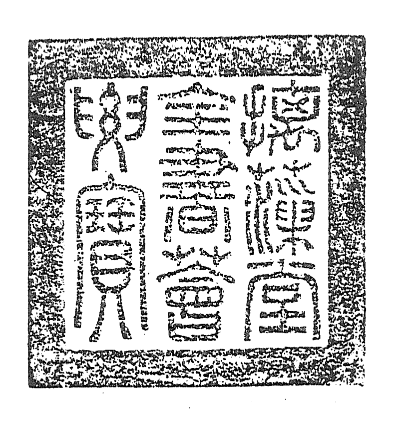
莫不用情無欲則賞之不竊 善曰左氏傳子展曰杖德莫如信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論語子曰上好信則人莫敢不用情 又曰季康子患盜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也 銑曰言為政由人但仗信義莫不盡其情 自絶營欲雖賞之使竊之不為也

雖智不能理明不 善本不並作弗 能察信此心也庶免夫戾 力結反 善曰言已雖無才能然任其才信無

欲之心庶足以理　左氏傳太史克曰庶幾免於戾乎戾
下或有劣守非也　翰曰言我雖不能明察任信無欲
之心庶幾免　如其禮樂以俟來哲　善曰論語冉求曰如
於罪戾也　其禮樂以俟君子幽
通賦曰訊來哲以通情　向曰至如禮
樂化人非我能及以待將來之智者矣



文選卷十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録監生臣杜　成